

经典与解释

# MIRCEA ELIADE

H e i g h t s   u n d   d a s   P r o f a n e

[罗马尼亚]米尔恰·伊利亚德(Mircea Eliade) ◎著

# 神圣与世俗

Das Heilige und das Profane

王建光◎译

wir erinnern

ern uns heute noch an das

weltweite Echo, welches Rudolf Ottos Buch

(Das Heilige) (1971) hervorgerufen hat. Diesen Erfolg verdankte das Werk der ganz eigenen und neuen Sicht seines Verfassers, der sich hier nicht mit den Begriffen Gott und Religion beschäftigte.

der Gott der Philosophen, der Gott eines Erasmus etwa.s er ist keine "Idee", kein obstruktiver Begriff und keine mordlische Allegorie, sondern er ist vielmehr eine furchtbare Macht, die sich im praktischen (Zorn) manifestiert, wir erinnern uns heute noch an das weltweite Echo, welches Rudolf Otto Buch *(Das Heilige)* (1971) hervorgerufen hat. Diesen Erfolg verdeckte das Werk der ganz eigenen und neuen Sicht seines Verfassers, der sich hier nicht mit den Begriffen Gott und Religion beschäftigte, sondern daran ging die verschiedenen Formen der religiösen Erziehung zu analysieren. Otto psychologischer Schriftsteller und seine zweifache Vordarbildung als Theologe und als Religionsgeschichtlicher befiehligten ihm, den Gehalt und die spezifischen Züge dieser Erfahrung her vorzutragen. Er liess das rationale und spekulative Element der Religion beiseite und befasste sich in erster Linie mit dem praktischen (Zorn) manifestierenden Seiendes der Religion. Rudolf Otto habe Luther gelesen und erfasst, was fuer den Glaubenden der lebendig Gott ist, er ist nicht der Gott der Philosophen, der Gott eines Erasmus etwa.s er ist keine "Idee", kein obstruktiver Begriff und keine mordlische Allegorie, sondern er ist vielmehr eine furchtbare Macht, die sich im praktischen (Zorn) manifestiert, wir erinnern uns heute noch an das weltweite Echo, welches Rudolf Otto Buch *(Das Heilige)* (1971) hervorgerufen hat. Diesen Erfolg verdeckte das Werk der ganz eigenen und neuen Sicht seines Verfassers, der sich hier nicht mit den Begriffen Gott und Religion beschäftigte, sondern daran ging die verschiedenen Formen der religiösen Erziehung zu analysieren. Otto psychologischer Schriftsteller und seine zweifache Vordarbildung als Theologe und als Religionsgeschichtlicher befiehligten ihn, den Gehalt und die spezifischen Züge dieser Erfahrung her vorzutragen. Er liess das rationale und spekulative Element der Religion beiseite und befasste sich in erster Linie mit der dem Verstand nicht zugänglichen Seite der Religion.

Rudolf Otto habe Luther gelesen und erfasst, was fuer den Glaubenden der lebendig Gott ist, er ist nicht der Gott der Philosophen, der Gott eines Erasmus etwa.s er ist keine "Idee", kein obstruktiver Begriff und keine mordlische Allegorie, sondern er ist vielmehr eine furchtbare Macht, die sich im praktischen (Zorn) manifestiert, wir erinnern uns heute noch an das weltweite Echo, welches Rudolf Otto Buch *(Das Heilige)* (1971) hervorgerufen hat. Diesen Erfolg verdeckte das Werk der ganz eigenen und neuen Sicht seines Verfassers, der sich hier nicht mit den Begriffen Gott und Religion befasste, sondern daran ging die verschiedenen Formen der religiösen Erziehung zu analysieren. Otto psychologischer Schriftsteller und seine zweifache Vordarbildung als Theologe und als Religionsgeschichtlicher befiehligten ihn, den Gehalt und die spezifischen Züge dieser Erfahrung her vorzutragen. Er liess das rationale und spekulative Element der Religion beiseite und befasste sich in erster Linie mit dem Verstand nicht zugänglichen Seite der Religion.

華夏出版社

西方思想家：经典与解释

# 神圣与世俗

[罗马尼亚] 米尔恰·伊利亚德 著

王建光 译

华夏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神圣与世俗 / (罗)伊利亚德著; 王建光译. - 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02.12  
(西方思想家·经典与解释)  
ISBN 7-5080-2834-1  
I. 神… II. (1)伊…(2)王… III. 宗教史－研究－西方国家 IV.B929.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79159 号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2001-4602

*Das Heilige und das Profane*

Mircea Eliade

## 神圣与世俗

〔罗马尼亚〕 米尔恰·伊利亚德 著  
王建光 译

出版发行：华夏出版社

（北京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 4 号 邮编：100028）

经 销：新华书店经销

印 刷：北京建筑工业印刷厂

版 次：2002 年 12 月北京第 1 版

2003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670×970 1/16

印 张：12

字 数：160 千字

定 价：22.00 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我社发行部调换

## 缘 起

自严复译泰西政法诸书至本世纪四十年代，汉语学界中的有识之士深感与西学相遇乃汉语思想史无前例的重大事变，孜孜以求西学堂奥，凭着个人的禀赋和志趣选译西学经典，翻译大家辈出。可以理解的是，其时学界对西方思想统绪的认识刚刚起步，选择西学经典难免带有相当的随意性。五十年代后期，新中国政府规范西学经典翻译事业，整编四十年代遗稿，制订新的选题计划，几十年来寸累铢积，至八十年代中期形成振裘挈领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体系。虽然开牖后学之功万不容没，这套名著体系的设计仍受当时学界的教条主义限制。“思想不外义理和制度两端”（康有为语），涉及义理和制度的西方思想典籍未有译成汉语的，实际未在少数，八十年代中期，新一代学人感到通盘重新考虑“西学名著”清单的迫切性，创设“现代西方学术文库”。虽然从逐译现代西学经典入手，这一学术战略实际基于悉心疏理西学传统流变、逐步重建西方思想汉译典籍系统的长远考虑，翻译之举若非因历史偶然而中断，势必向古典西学方向推进。

九十年代以来，西学翻译又蔚成风气，丛书迭出，名目繁多。不过，正如科学不等于技术，思想也不等于科学。无论学界迄译了多少新兴学科，仍似乎与清末以来汉语思想致力认识西方思想大传统这一未竟前业不大相干。晚近十余年来，欧美学界重新翻译和解释古典思想经典成就斐然，汉语学界若仅仅务竞新奇，紧跟时下“主义”流变以求适时，西学研究终不免以支庶续大统。

西方思想经典即便都译成了汉语，不等于汉语学界有了解读能力。西学典籍的汉译历史虽然仅仅百年，积累已经不菲，学界的读解似乎仍然在吃夹生饭——甚至吃生米，消化不了，翻译西方学界诠释西学经典的论著，充分利用西方学界整理旧故的稳妥成就，於赓续清末以来学界理解西方思想传统的未尽之业意义重大。译界并非不热心翻译西方学界的研究论著，甚至不乏庞大译丛之举。显而易见的

是,这类翻译的选题基本上停留在通史或评传阶段,未能向有解释深度的细读方面发展。设计这套“西方思想家:经典与解释”,旨在推进学界对西方思想大传统的深度理解。选题除顾及诸多亟待填补的研究空白(包括一些经典著作的翻译),尤其注重选择思想大家和笃行纯学的思想史家对经典的解读。编、译者深感汉语思想与西学接榫的历史重负含义深远,亦知译业安有不百年积之而可一朝有成。

刘小枫  
2000年10月於北京

# 中译本序

## 一、伊利亚德和他的《神圣与世俗》

### 1. 伊利亚德的生平

米尔恰·伊利亚德(Mircea Eliade, 1907—1986)是一位享誉西方的宗教史学家、宗教现象学家。他出生于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父亲是陆军上尉。一九二五年，伊利亚德入布加勒斯特大学哲学系学习，一九二八年获得哲学硕士学位，学位论文研究的是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哲学家。毕业后，他曾到印度的加尔各答大学攻读梵文和印度哲学。一九三一年，他回到罗马尼亚，于此后不久即完成了博士论文《瑜伽：印度神秘主义的起源论文集》(Yoga: Essays of the origin of India Mysticism)，获得布加勒斯特大学博士学位，并在该校任助教，讲授宗教史和印度哲学，直到一九三九年止。二战期间，伊利亚德出任了罗马尼亚政府驻英国的文化专员，一九四一年又被调到里斯本，在那工作到一九四四年。随后的几年，他在欧洲的一些研究机构作过访问学者。从此时起，他的学术著作开始主要用法文写作。一九五六年，伊利亚德来到美国芝加哥大学主持一个讲座，并于第二年成为该校宗教史的客座教授，并定居美国。一九五八年，他成为全职教授和系主任。伊利亚德于一九八六年四月二十三日去世。

### 2. 伊利亚德的主要著作

伊利亚德博学多才，除去母语以外，他还能够使用多种欧洲语言阅读或写作。在长达六十余年的研究生涯中，伊利亚德出版了许多宗教学著作以及文学作品。除去本书《神圣与世俗》(*The Sacred and the Profane*)以外，其主要的宗教学著作还有《永恒回归的神话》(*The Myth of the Eternal Return*)、《宗教比较的样式》(*Patterns in*

*Comparative Religion*)、《出生与再生》(Birth and Rebirth)、《瑜伽：不朽和自由》(Yoga: Immortality and Freedom)、《萨满教：古代的愉悦术》(Shamanism: Archaic Techniques of Ecstasy)以及三卷本的《宗教思想史》(A History of Religious Ideas),后又主编《宗教百科全书》(Encyclopedia of Religion)。其大量的论文收入论文集《探索：宗教的历史和意义》(The Quest: History and Meaning in Religion)以及《神秘学、巫术和文化样式：比较宗教论文集》(Occultism, Witchcraft, and Cultural Fashion: Essays in Comparative Religion)

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伊利亚德曾出版了几部充满着神秘主义和宗教体验的小说，其中他于一九三三年完成的自传体小说《孟加拉之夜》(Bengal Nights)获得了很大的成功，后来曾被拍成了电影。

伊利亚德是当代西方很有成就的宗教学学者之一，也是现代西方宗教现象学的主要代表。在他的主持下，芝加哥大学的宗教学研究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他还通过创办刊物、主编百科全书等活动推动了西方宗教学的发展，以至于有所谓的宗教学的“伊利亚德时代”(the Eliadean era)之说。也有人认为他是对宗教进行后现代主义理解的先驱，并在此意义上把他和雅克·德里达相提并论。多年来，塔斯克(W. Trask)把他的大量著作翻译成英语，这有力地推动了对伊利亚德思想的研究。

但是，也有学者指出，“伊利亚德的特点在于他强调‘神圣现象’在各宗教中的显现；而且他认为‘宗教’乃是一种‘人类学常数’，不依赖于人们的文化历史背景而生存。”同时，“他也过于强调无文字民族的宗教以及印度宗教史，对宗教现象的观察方式过于心理化，因而存在不足之处。”(卓新平著《宗教理解》，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P287)。

### 3. 关于《神圣与世俗》

《神圣与世俗》，全名为《神圣与世俗——宗教的本质》(The Sacred and Profane—the Nature of Religion)，是伊利亚德最有影响的宗教学著作之一。原文为法文，德文版名为《论神圣与世俗》(Das Heilige und Profane)。在本书中，伊利亚德论证了神圣与世俗

从本质上说即是人类生命存在的两种基本样式或者方式。他并以神圣与世俗的样式分析剪裁了古代社会中的一切行为和观念：时间、空间、节日、劳动、生活、居住、婚姻、性、生育、入会式……这种神圣与世俗的样式在伊利亚德那里几乎成了一种方法论，用来说明历史，也用来解读神话；用来分析一切神圣的现象，也用来说明所有世俗的生活。在本书中伊利亚德有两个十分重要的概念：(1) 显圣物(Hierophany) 所谓显圣物，即是一种能向我们显示出神圣的东西。伊利亚德认为，不论是原始宗教还是发达宗教，它们的历史都是由显圣物构成的 (2) 宗教的人(homo religiosus)。所谓宗教的人，简单地说，即是个体的人的一种潜在的宗教情结，是一种具有宗教情结的人格存在。宗教的人并不同于一个宗教徒(religious man, a religious believer)，但是宗教的人仍然拥有着继承而来的宗教遗产，不过这是一种已经衰减的、伪装的宗教遗产而已。我想这两个概念对理解本书的思想十分重要。

本书第五章，伊利亚德用不足万字的篇幅，有条不紊地对宗教学史进行了回顾。言简意丰，流畅可读，尽显大师手笔。

## 二、关于本书的翻译和鸣谢

本书从英文版(*The Sacred and the Profane: the Nature of Religion*)并参照德文版译出。原书在章内分节标题前没有序号，为了便于翻阅检索，译者为每一节都排了序号。另外，为了阅读方便，译者对一些不甚常见的人名、地名及个别术语尝试作了简单注释(像弗洛伊德等较为常见的则不再加注)。虽为注，但不敢求其完整，只是想尽力给读者一个最基本的阅读提示而已。原文有许多斜体字以作强调，本书以楷体标出。

译者在翻译及注释过程中，曾学习参阅了许多前辈及专家的著作，但限于注释的体例，无法一一随处注明，特在此一并表示感谢。我要特别感谢下列著作及其著(译)者和出版者：中文版《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中国大百科全书·宗教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佛光大辞典》(北京图书馆出版社)、任继愈先生主编的《宗教辞典》(上海辞书出版

社)、《简明基督教百科全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上海分社)、《新旧约全书》(中国基督教协会)、《证主圣经百科全书》(福音证主协会)、徐梵澄先生译的《五十奥义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以及张久宣先生译的《圣经后典》(商务印书馆)等。

译者对宗教学仅仅是处于学习阶段,因此,不论是对英语语言掌握、还是对宗教学知识的理解都极为欠缺,所以谬误必多。如果本书能为读者提供帮助的话,那是因为本书作者米尔恰·伊利亚德先生在宗教史方面的渊博学识和深厚功底,倒是译者的才疏慧浅,可能会影响原作的风采。所以,盼望专家和读者能给予批评指正。

## 序　　言

一九一七年，鲁道夫·奥托<sup>①</sup>出版了他的《论神圣》一书。从那时以来，该书在世界范围内所激起的异乎寻常的兴趣至今仍没有消失。这种成功当然归功于作者在书中所展示的那些新颖而富有创建的观点。在该书中，奥托分析了宗教体验的几种样式，而不是仅仅着眼于对上帝观念和宗教思想本身的研究。凭借着自己那非凡而敏锐的心理感悟，再加上曾经受过的神学的和宗教史方面的严格训练，奥托在该书中成功地界定了宗教体验的内容和特征。他超越了宗教的理性和玄学的方面，而把注意力集中在宗教的非理性方面。奥托读过马丁·路德的著作，所以他理解对于一个宗教信仰者来说，“活着的上帝”所具有的真正的含义是什么。例如，那不是像伊拉斯谟<sup>②</sup>所理解的那种哲学家的上帝，也不是一种思想，一种抽象的见解，抑或仅仅是一种道德劝戒的寓言。真正的上帝是一种以神谴的方式所显现出的一种令人敬畏的力量。

在《论神圣》这本书中，奥托发现了这种令人惊恐的、非理性的宗教体验的特征。他感到了在神圣面前、在令人敬畏的神秘(*mysterium tremendum*)面前、在放射出一种压倒一切力量的圣威(*majestas*)面前的那种恐怖感。在那鲜花簇拥着的令人沉醉的神秘(*mysterium fascinans*)面前，他感到了一种宗教畏惧。奥托把所有这些感受描绘成一种超自然的神秘(*numinous*，来自拉丁语 *numen*，即神)，因为这种神秘感受可以通过对神圣力量某一方面的揭示所引起。这种对神祇敬畏有加的感情自我呈现为某种“完全另类”的东西，这是最基本的而又与其他的体验完全不同的东西，它既不像人类生命也不

---

① 鲁道夫·奥托(Rudolf Otto, 1869—1937)，德国神学家、哲学家。《论神圣》(Das Heilige)，成穷等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译者注。以后不注明者均为原注。

② 伊拉斯谟(Desiderius Erasmus, 1469—1536)，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尼德兰的著名讽刺作家，人文主义者的杰出代表，主要著作有《愚神颂》等。——译者注。

像宇宙存在。面对着它，人类感悟到了自己的玄远空无，感到了自己仅仅只是一种生物。换言之，正如亚伯拉罕向上帝陈述的那样，人类“只是灰尘”<sup>①</sup>。

神圣总是自我表证为一种与“自然”存在完全不同的另一种存在。确实，人类可以借用自然界或者人类世俗精神生活的语汇来表述那令人敬畏的那种神秘、圣威或者那令人沉醉的神圣。但是我们知道，对这种专业术语相比附的使用恰恰因为人类对准确地表述“完全另类”的无能为力。因为所有这种感受都超越了人的自然经验，所以从现实经验中借来的语言不得不对之仅作暗示性的表述。

四十年过去了，奥托的分析并没失去它的价值。该书的读者将会通过阅读和对这些分析的思考而受益良多。但是在接下来的内容中，我们将采用一种不同的分析方法，打算描绘出在所有不同情况下的神圣现象，而不是仅仅局限于宗教体验的非理性方面。我们所关注的并不是宗教要素的理性和非理性关系，而是对神圣的一种整体上的把握。对什么是神圣的第一个可能的界定就是神圣是世俗的反面。接下来的几页的目的就是具体说明和界定神圣和世俗间的这种相对性。

## 1. 神圣何时自我表证

正因为神圣能自我表证，展示自己与世俗的完全不同之处，人类才能够感受到神圣的存在。为了说明神圣的这种自我表证行为，我们将引入一个词汇——显圣物(hierophany)。这是一个很恰当的词，因为它并没有暗示出什么更进一层的意思，它所能表达的内容并不比其词源本身含义要多。也就是说，其意思是神圣的东西向我们展现它自己<sup>②</sup>。这应该可以说，不论是最原始的宗教，还是最发达宗教

① 《旧约》之《创世纪》18.27。——原注。亚伯拉罕的原话是“我虽然是灰尘，还敢对主说话”。本书有关《圣经》的汉译文均依中国基督教协会出版发行的《圣经》(1989年，南京)。原书对《圣经》、《吠陀》、《奥义书》等经典的引文都为夹注。为了保持体例的统一，译者把随后的夹注都改成章末尾注。——译者注。

② 参见 Mircea Eliade, Patterns in Comparative, New York, Sheed & Ward ,1958, pp. 7ff. 下引此书，略称 Patterns.

(the most highly developed religion)，它们的历史都是由许许多多的显圣物所构成的，都是通过神圣实在的自我表证构成的。从最初级的显圣物——一些最平凡不过的物体，例如一块石头或一棵树的对神圣的表证——到一些高级的显圣物(对于一个基督徒来说，这种最高的显圣物即是以耶稣·基督体现的道成肉身<sup>①</sup>)，没有任何例外。在每一个具体的事例中，我们都会遭遇到同一种神秘的行为——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完全不同的存在的自我表证，这种存在并不属于我们的这个世界。但事实上，这些东西，只不过是构成我们这个自然的世俗世界的组成部分。

现代欧美人在面对神圣的许多表证时都会体验到某种忧虑不安。对于许多人来说，他会发现自己很难接受这样一种事实。例如，神能够被以一块石头或一棵树来表证。但是我们不久将会看到这种情感所涉及到的并不是对石头本身的崇拜，也不是对树木本身的迷信。圣石、圣树并不是被作为一块石头或者一棵树来加以崇拜的。它们之所以被崇拜正是因为它们是显圣物，正是因为他们展示了自己不再属于一块石头、不再属于一棵树，而是属于神圣、属于完全另类的某种东西。

想对由每一个显圣物所显现的这种困惑作出太多的强调是不可能的，哪怕最基本的显圣物我们也对它说不出太多的东西。正是借助于神圣的表证，任何物体都能够成为某种“别的东西”。但是在本质上它仍然是其自身，因为它仍然属于它所属的那个宇宙的时空之中。一块神圣的石头仍然只是一块石头。显而易见(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从世俗的观点来看)，这块石头与任何一块别的石头没有什么不同之处。但是相对于那些认为一块石头能够自我以神圣示人的人而言，那块石头当下的存在已经被转化成一种超自然的存在。换言之，对于那些有着某种宗教体验的人而言，所有的自然物都能把自我表现出一种宇宙的神圣性。宇宙，作为一个整体，它也能够成为一种显圣物。

---

<sup>①</sup> 道成肉身(Incarnation)，基督教的基本教义之一。认为基督与上帝同具一个本体，在创世之前即与圣父同在。因圣灵感孕贞女玛丽亚，而成肉身，完成上帝的使命。——译者注。

古代社会中的人们倾向于尽可能地生活于神圣之中,或者尽可能地接近已被奉为神圣的东西。这种心理倾向是十分容易理解的。那是因为,正像前现代社会(premodern societies)中的人一样,对于早期人类而言,神圣就是力量,而且归根到底,神圣就是现实。这种神圣被赋予现实的存在之中。神圣的力量意味着现实,同时也意味着不朽,意味着灵验。这种视神圣与世俗截然相反的思想经常被理解成一种现实的和非现实的(unreal)、或者是和虚幻现实(pseudoreal)之间的对立。(自然的,我们不能期待着在古代的语言中去发现这种“现实”和“非现实”之类的哲学术语,但是我们能够在古人的语言思想中发现这些“东西”。)这样我们就很容易地理解,宗教徒在内心中对生存、对参与存在和对被赋予力量的殷切渴望。

在接下来的几页中,我们将着重阐释这样的问题:宗教徒用什么方式来尽可能地存在于一个神圣的宇宙之中,并因之而使他生命的整个体验呈现出与那些无宗教感的人体验的不同,以及使他生命的整体体验与那些生活在、或者希望生活在这个已经去圣化的(de-sacralized)世界中的人们的生命体验的不同。我们马上可以这样说,一个彻底地世俗化的世界,一个完全地去圣化了的宇宙,是人类精神发展历程中的一个最新发现。历史的发展进程、以及因之而产生的现代人对这个世界的去圣化和对世俗存在状态的认同给自己带来的精神倾向和行为方式的变化,并不能使我们改变已有的看法。对于我们的目的而言,这足以让我们观察到去圣化已经渗入了现代社会非宗教徒的全部生活经历中;我们观察到,这些宗教徒也因此明白,如果想再次找回古代社会中宗教徒的存在向度已经是愈发困难了。

## 2. 世界上的两种存在样式

当我们来描述神圣的宇宙空间和人类聚居处的宗教性建筑时,当我们来说明对时间的宗教体验的种种不同时,或者当我们说明宗教徒与自然以及这个工具化世界的关系时,或者来说明人类生命本身的神圣性时——这种神圣性能够被赋予人类自身的生命功能(饮食、性生活、工作等等)之中,这个可以分为神圣和世俗两种存在样式的尘世将会是显而易见的。只要略微留心一下就会发现,在现代的、

非宗教徒的视野中,城市、住房、自然界、工具或者工作的含义,已生动地展示了一个现代的非宗教徒与任何古代社会中的人的区别,甚至也有异于基督教欧洲的农民。简而言之,从现代的观点来看,一种生理活动——饮食、性生活等——不论它仍然会受到多少宗教和社会习俗方面的禁忌约束(例如,对社会成员施加特殊的规范来保证吃饭时的“行为得体”,或禁止一些不被社会道德所认可的性行为),但它仍然只能是一种生理现象。可是对于原始人类而言,上述行为决不简简单单地是一种生理现象;它们是、或者可能是一种神圣的东西,也就是说,是一种对神圣的亲密接触。

读者将会很快地认识到,神圣和世俗是这个世界上的两种存在模式,是在历史进程中被人类所接受的两种存在状况。世界上的这两种生存方式并不仅仅与宗教史或者社会学相关;它们并不仅仅是历史学的、社会学的或人类文化学的研究对象。从根本的意义上说,神圣或世俗的两种生存样式依赖于人类在这个宇宙中已经占有的不同位置。因此它们是哲学家以及那些致力于探求人类在这个世界上存在的可能向度的人所共同关心的问题。

正是鉴于这样的原因,尽管作为一个宗教史家,本书的作者却并不把他的注意力局限在他的专业范围之内。虽然传统社会中的人被普遍视为是宗教的人<sup>①</sup>,但是他的行为构成了人类的一般行为方式的一部分,因此这种行为也被哲学人类学和现象学以及心理学所加以关注。

为了能更好地说明这个尘世中生命所具有的、能够成为神圣的一些特殊品格,我将毫不迟疑地引证一些属于不同时期和不同文化中的宗教事例。任何东西都不能取代这种事例和具体的事实的说服力。如果不借助于一些特殊的事例,讨论神圣空间的结构、说明这种空间是如何构成的以及说明为什么它与其所属的世俗环境具有质的不同,这一切都将是毫无意义的。因此我将从美索不达米亚人、印度

<sup>①</sup> 宗教的人(*homo religiosus*)。这是本书中一个值得注意的概念。在伊利亚德看来,宗教的人并不等同于我们通常意义上所说的宗教徒(*religious man, a religious believer*),而是指人的一种潜在的宗教情结或者说是具有宗教属性的一种人格存在。按照伊利亚德的意思,从其感情和行为方式所具有的宗教性的程度上看,宗教的人大致处于非宗教徒和宗教徒之间。——译者注。

人、中国人、考其多人(Kwakiutl)<sup>①</sup>以及其他原始民族中选择一些事例。从历史—文化的观点来看，把这种在时间和空间上相距如此遥远的民族的宗教素材相提并论并不是无懈可击的。因为这会有重新落入十九世纪错误认识窠臼的可能，也即是重蹈泰勒和弗雷泽<sup>②</sup>所崇信的那种人类的思想对自然现象的反映都是一致的覆辙。文化人类学和宗教史研究中所提供的进步表明，他们的观点并不总是正确的，人类对自然的反映经常是受他所处的文化环境制约的，因而从根本意义上说，最终这种对自然的反映还要受到历史的制约。

不过，对于我们的目标来说，重要的事情是如何阐明这种宗教体验，而不是去表现这些因历史的沿革而造成的众多变化和不同。从某种程度上而言，这就好像是为了能更透彻地把握诗的现象，我们求助于众多风格迥异的诗歌一样。如把荷马与但丁相提并论，或者引用印度、中国和墨西哥的诗文。换言之，我们不仅要考虑一定的历史时期诗歌所具有的共性(像荷马、维吉尔和但丁所具有的那样)，更要考虑到受其他的美学思想所影响而产生的创造性。从文学史的观点来看，把这种不同风格、不同时期和不同国度的诗歌相提并论，其作用是令人怀疑的。但是如果我们的目的只是为了描述诗歌现象与表明诗歌的语言和日常语言间的本质有什么不同的话，那么这种方法还是十分有效的。

### 3. 神圣与历史

我们最关心的是向读者展示出宗教体验的特殊向度，是去说明它与世俗的生活体验有什么不同。我并不打算详述在历史的长河中对世界的宗教体验的种种变异。例如，明显地，土地母亲、人类繁衍、农业生产、女性的神圣性等等象征意义和对它们的崇拜，只有在农业

<sup>①</sup> 考其多人(the Kwakiutl)，印第安人的一个部族，主要居住在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译者注。

<sup>②</sup> 泰勒(Edward Burnett Tylor 1832—1917)，英国民族学家、文化史和民族学进化派的奠基人之一，致力原始文化的研究，认为宗教起源于万物有灵论。弗雷泽(James G. Frazer 1854—1941)，英国宗教史家，认为宗教是原始人为了解决巫术所不能解决的困惑而对超自然的求助而形成的，认为宗教的最初功能为“原始的科学”。——译者注。

社会才能发展和形成一套复杂的宗教体系。同样地,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出,在一个倾力于狩猎的前农业社会里,人类是不可能以与农业社会中的人同样的方式、有同样的激情体会到地母(Mother Earth)的神圣性的。因此人们对宗教体验的种种不同,正是因为人们处于不同的经济、文化和社会组织中。简言之,是因为人们所处的历史时代不同,人们的宗教体验也就有着不同的意义。不过,在游牧狩猎民族和定居农业者之间在行为上有着一种相似之处,这种行为的相似性在我们看来比他们之间所存在的差异性更具有无比的重要性:他们都生活在一个神圣化的宇宙之中,都分享着宇宙的神圣性,这种神圣性是在狩猎社会与农业社会中同等地表证出来的。我们只需要把他们的生存环境和一个生活于去圣化宇宙中的现代社会的人的生存环境对比一下,就会立刻意识到现代人与他们的不同之处,同时我们也就会认识到把与不同文化相关的宗教事实相互比较的意义。所有的这些宗教事实都是源于一种独特的行为,也即是源自于一种宗教的人的行为。

因此,拙作也许能够成为对宗教史的一般入门书,因为它描述了神圣的几种样式,也描述了在这个充满了宗教价值的世界上的人类状况。但是,这并不是一本严格意义上的宗教史研究专著。对于作者来说,在所引用的事例中,并没有打算来说明它们的历史文化背景。如果做这种工作的话,将需要一套几卷本的著作。读者将会在本书所附的文献目录中发现所有这种必要的信息。

M. 伊利亚德  
于圣克卢<sup>①</sup>  
1956年4月

① 圣克卢(Saint-Cloud),法国地名,在巴黎大区上塞纳省。——译者注。

# 目 录

中译本序	1
序 言	1
第一章 神圣空间与世界的神秘化	1
1. 空间的同源性与显圣物	2. 显圣与征兆
3. 混沌与宇宙	4. 对一个地方的圣化即是宇宙起源的再现
5. 世界中心	6.“我们的世界”总是在世界中心
7. 城市—宇宙	
8. 着手创造世界	9. 宇宙的生成和献祭牺牲
10. 圣殿、会堂和教堂	11. 一些结论
第二章 神圣时间与神话	32
1. 世俗时间与神圣时间	2. <i>Templum-tempus</i>
3. 对创世每年一次地重复	4. 通过对元始时间的回归而再生
5. 节日的时间与节日的结构	6. 定期地与诸神同在
7. 神话等于范式	8. 对神话的再现
9. 神圣史、历史和历史循环论	神圣史、历史和历史循环论
第三章 自然的神圣和宇宙的宗教	62
1. 高远的神圣与上天的诸神	2. 遥远的天神
3. 对生命的宗教表述	4. 天神象征的